



Jack叔叔和Wendy姐

杭州良渚活跃着一支亲子棒球队 一只小球营造全家人的快乐

见习记者 洪晨 本报记者 洪璇

初夏的周末,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操场上人声鼎沸。古道猛虎队和安良突击者队两支亲子棒球队分别身着橙色和蓝色棒球服,在艳阳下展开激烈的较量。

“快跑!跑垒啊!”“得分了,来来来,击掌!”“没事,你刚刚的表现很棒!”作为一场父子齐上阵的特殊棒球赛,只能负责动嘴“指挥”的父亲们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他们时而心急火燎、时而语重心长。而孩子们无一不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场边妈妈们也没闲着,穿着百褶短裙拿着花穗不住呐喊助威。

“这些孩子都是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的学生,也是良渚文化村的村民。我们以家庭为单位,不仅是用公益培训的方式普及和提高棒球这个项目,更是推动一种健康、有趣、积极的生活方式。”两支亲子球队的创始人,中国台湾的Jack叔叔和Wendy姐夫妇介绍道。

全家齐上阵 球队是第二个家

在中国台湾地区,棒球是个十分普及的运动项目,Jack叔叔喜欢棒球运动40多年,在他看来,棒球是父子间的联结,如今他依然会和孩子讨论最喜欢的棒球偶像。“棒球适合全家人一起参与,棒球队不是兴趣班、托儿班,我们的门槛就是在孩子和爸爸共同加入的前提下,让妈妈

加入家委会和啦啦队,以家庭为单位方能被球队接纳。”

古道猛虎队和安良突击者队除了日常的切磋,两队的成人棒球队还专门挑选出守备及击打较好的队员,成立了第三队——“大叔联盟队Uncles' union”,经常参加对外比赛。

“不为成绩,更多是希望开心打

球。我们都到了大叔的年纪,哪怕技术上不如那些小年轻,装备上也要补给充分,气势上压倒他们,做长江流域最酷炫的棒球队!”大叔联盟队的成员们一齐笑道,球队还专门设计定制了印有别致Uncles' union LOGO的棒球衫帽,穿上它可谓是队员的莫大荣耀。安良突击者队队长占志强

告诉记者,大叔联盟队马上将要征战6月在杭城举办的棒球联赛,平时各自为战的两支队伍,一旦需要一致对外,瞬间拧成一股绳,极为团结。

私底下大家也互相交好。“我们总是一块儿撸串,或者组织家宴,携妻儿互相串门,就像小时候一样,大家就是一个大集体。”占志强感慨道。

不断调整 享受球队的快乐与未知

从起初只能在河边的一块草地打游击,到现在每周在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进行例训;从常常被放鸽子到无法备课,到现在遵循推荐制需要考核入队;从邻里点头之交到现在和睦有爱互相分享……Jack叔叔和Wendy姐这三年对球队的投入有目共睹。

都说棒球是一项讲究在挫败中求胜,拼体力,玩策略,推进式协作前进的项目。曾经从事企业高管的Jack叔叔和担任过国际学校校长的Wendy姐将企业运作规范和教育理念融入到棒球队中,甚至和队员们一起起草了一份事无巨细的球队公约,Jack叔叔说:“虽然我们是在玩,但是不能太懒散,玩也要玩出点名堂来。”大家参与进来,不是简单流汗健身,而是切实从中获益,感受到家庭、邻

里、社区氛围的潜移默化。

“大家都说公益难做,Jack叔叔也曾气馁,但是我一直鼓励他坚持做下去,棒球那么好的项目,在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地区都能蓬勃地开展,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我们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Wendy姐说话时笑靥如花,那份自信溢于言表。

训练结束,少棒队的队员与“教练爸爸”互相脱帽行礼。Wendy姐说:“训练前我们会要求孩子们发挥运动家精神,遵守球场纪律,努力参加训练而敬礼宣誓,结束后我们会脱帽致敬,谢谢为了训练时无偿付出的爸爸妈妈们,有了这些纪律与仪式感的要求,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更自律。”

“其实初心很单纯,就是相信棒球的独特魅力可以成为提升家庭亲子关

系的催化剂和促进邻里融洽互动的桥梁,我们带着盲目的乐观和勇气一头扎进去,并且享受当下的快乐和未知。”就是这样,Jack叔叔和Wendy姐在没有先例参考的情况下,从零开始,不断修正调整,克服一个个障碍。目前,球队发展累积已有三四十个家庭,约100余人参与。“我们不仅仅是做3年,更希望做30年,做到做不动了,相信也会有人来



接棒,替我们坚持下去。”Wendy姐如是说。

宁波出了位飞镖高手邵裕轶

邵裕轶是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的一名职员,业余时间喜欢玩飞镖。17年前,当邵裕轶第一次在央视体育频道看到飞镖比赛,并喜欢上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会成为国内飞镖界的顶尖高手。

彼时参加工作不久的邵裕轶是一名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抱着随便玩玩的想法,到超市买了一个飞镖盘挂在家里,没事的时候就玩两把。后来兴趣愈浓,邵裕轶又买了一个飞镖盘挂在办公室门背后,工作空闲时间他就和同事玩两把飞镖放松一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直到有一天,邵裕轶偶然遇到宁波市飞镖协会的一位飞镖玩家,他才明白自己一直在玩的原来是“小孩子玩具”,真

正的飞镖玩家用的是正规飞镖盘和飞镖。

加入宁波市飞镖协会后,邵裕轶和更多的玩家进行交流,慢慢地开始参加了一些比赛,在与镖友的切磋中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他的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还是近一两年的事。

“原来国内飞镖比赛很少,一年难得有一两次。这两年国内和宁波的比赛多起来了,不光参与人数增多,大家的整体水平也提高了。”各种类型飞镖比赛对技艺的促进作用,邵裕轶深有体会,“2013年之前,省内的正规飞镖比赛,我们能打进16强的屈指可数,能进8强的几乎没有。2014年在台州举办的浙江省飞镖精英赛中,我们去了9个人,8个进了16强,2

个进了8强。”2014年浙江省飞镖精英赛中,邵裕轶夺得男子项目冠军,2015年他又蝉联该项目冠军。

2015年,宁波有了每月两场次的“大同纺织杯”宁波市飞镖联赛,从3月持续到12月,宁波50多名资深飞镖玩家参加了这项比赛。“联赛一办,宁波飞镖运动的整体水平也提高了。”邵裕轶说。

当年11月,PDC世界职业硬式飞镖锦标赛中国赛区选拔赛在上海举行,国内顶尖高手齐聚一堂。邵裕轶成为这项比赛最大的黑马,一路过关斩将,挑落众多高手,甚至击败了多次获得全国冠军的邓寅、黄学杰,最终他和来自深圳的老将孙强会师决赛。在决赛中,邵裕轶1:2不敌孙强,

后者获得前往英国伦敦参加2015-2016 PDC世界职业硬式飞镖锦标赛总决赛的资格。如今邵裕轶和孙强已是圈中好友,两人时常交流各种比赛心得。

邵裕轶认为,中国在飞镖项目上的落后缘于参与人数太少。而他目前任鄞州区飞镖协会副会长,肩上多了一份推广这项运动的责任。“飞镖是一项在欧洲很普及的室内运动,而在宁波玩飞镖的人还很少。”邵裕轶认为,这项运动很适合在企业单位中开展。“飞镖可以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但目前企业里有飞镖组织的并不多,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参与这项运动。”

(通讯员 姬联锋)